



# 平凡的願景

● 梁家麟牧師  
leungkl@abs.edu

剛從張慕儀院長手中接過建道神學院這根沉重的棒子，除了恐懼戰兢之外還是恐懼戰兢，暫時還談不上有什麼神學教育的鴻圖大計。求主幫助我的心不狂傲，眼不高大。若我敢不恐懼戰兢，便真的有了。

當然，不說籠統的神學教育，我對建道神學院還是有許多願景的。我即時想到的是學院的院訓，即文理本的猶太書20節：「爾當以所信至聖之真道自建。」「建道」二字源出於此。從這節院訓，我看到兩個重點：

## ✖ 秉持聖經真理

第一，神學教育必須秉持聖經真理。

這個近乎常識的說法是非常重要的。神學院的一個責

任是為教會訓練工人，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我們不僅為現實的教會服務，也為理想的教會服務，嚴格地說，就是為建造理想的教會而努力。現實的教會與理想的教會總是存在著距離。我們對教會持定原則、抱有理想。這些原則和理想不由個人自造，而是來自聖經，聖經是建立教會的總圖則，亦是不停修造改建教會的方案書，聖經揭示理想的教會，也審判現實的教會。

聖經的原則和理想，優先於現實教會的需要。我期望建道的同學，都努力以聖經真道來建造自己。若沒有超越於現實的真理，神學院便僅是廉價工人製造工場，不斷按教會的需要而出產工人，然後以這些工人來強化教會的現實，結果教會的現實便是牢不可破的，直到出現危機或宣告失效為止。

儘管不斷有人主張神學院得這樣那樣改革課程，譬如增加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等通識，增加輔導、管理、傳播、個別群體的事工等技巧，我們仍堅持聖經真理是神學教育的主幹，沒有什麼比從聖經語言和釋經法逐步建立聖經知識更具關鍵性。

## ✖ 以人為本

第二，神學教育必須以人為本。

我們不以為教會提供所需的人力資源為滿足，因為我們不是製造工具，也不僅是訓練工人，而是配合聖靈造就人的屬靈生命。生命比事工重要。黃碩然老師常常提醒說：「我們不是教書，而是教人。」訓練神學生成為合乎上帝心意的傳道人，是我們的首要目標；至於是否合乎某間教會的某個主任牧師的需要，倒是其次的。

今天的問題是不同教會自有不同的需要，人人要求不同，所以神學院在本質上是無法符合教會的需求的。譬如說，有些教會根本不願意聘用神學院訓練出來的傳道人，因為主任牧師根本不要他們講道，不要他們自己預備查經資料，只要他們在大機器裡扮演特定的螺絲角色；這些牧師肯定會覺得神學院所訓練的工人不合用，他們亦必然走上自辦個人品牌的神學院的路向，歷史的發展不隨人意轉移，我們不必介意，介意也沒有用。

神學院不是大量生產的工廠，幫助同學個別成長，以聖經真道來建造自己，才是至關重要的。在建道遷校香港的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我們也是先有工人，才建立教會的。我們若能造就上帝的工人，便不用愁他們不為主用，沒有出路。

神學畢業生轉換工場不是嚴重問題，個別傳道人無法在某教會適應也不是大問題<sup>(註)</sup>，我們沒有製造任何次貨——過去沒有，將來也沒有，我們從不視任何同學或畢業生為次貨。

重視聖經，重視個別的屬靈生命；盡力教好聖經（當然包括應用部分），努力造就同學的個人品格與發揮其屬靈恩賜。這是我在目下所能想到的神學教育的願景。

平凡的人合該只有平凡的願景。✚

(作者為建道神學院院長)

註：舉例言，若堂會從沒打算終生聘用一位傳道同工，僅以合約形式跟傳道人訂定僱傭關係，便不應單方面要求傳道人鞠躬盡瘁。若堂會考慮找人擔當特定群體的牧養(以人遷就職位)，而非先聘一位傳道人，再按其恩賜編派和轉換崗位(以職位遷就人)，則角色愈專門性，便愈容易顯出某位新進傳道稱職與否；在特定崗位不稱職的，要立即卸職也不可能。所以，導致年輕傳道轉職頻仍的因素甚多，不能孤立討論；若無視教會就業環境的重大變化，而單單批評某方面的轉變，肯定是言不及義的。

# 為什麼恐怖主義者要傷及無辜？



● 滕張佳音教士

(編按：本文只摘錄自原文的一部分，全文見本報網上版)

為什麼恐怖主義者要傷及無辜？加州大學社會學家Mark Juergensmeyer與其工作隊伍走訪了多個宗教恐怖活動的高層人士，了解他們行動的動機、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後，於二〇〇三年出版了《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: The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》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)一書，內容甚具參考價值，現摘錄要點並加上筆者的分析如下：

## 一、以「暴力」向世界舞台宣示其信息。

恐怖主義者將整個世界當成一個舞台，要向世界表達信息，其手段是用暴力。九一一之後，暴力事件的舞台從美國大使館、世貿大樓、政府辦公大樓等「硬目標」轉移到美國及其盟友的交通網絡、商場、旅遊區、咖啡店等「軟目標」上，以致殃及更多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。公開暴力(Public Violence)是一種權力的展示，目的是要製造恐慌，告訴世人：世界是不安全的，誰也不要相信，特別是美國的強權更不能成為保障。

## 二、以「殉道」在世界舞台上宣示其信息。

世上許多宗教均以殉道(壯烈犧牲)為最高榮譽，希臘文的「殉道」(martyr)一字是由「見證」(witness)一字而來的，是強調以自我犧牲來表達信仰。「犧牲」一詞的拉丁文sacrificium原意是「使之聖潔」(to make holy)，也就是說他們以自願選擇犧牲(self-chosen martyrdom)方式，像祭牲一樣成為聖潔，以引導去到上主之路。在殉道前，他們通常會拍攝錄影帶講明心志及對宗教的委身和熱誠，並特意攜帶個人證件說明身分，以便被人奉為烈士，在社區裡殉道士獲得無上的尊重。

## 三、用「世界之戰」(Cosmic War)來合理化其暴力行為。

恐怖主義者的世界觀就是：世界正在打仗，其暴力行為只是合理的自衛而已。如果世界是和平的，或許大家會認為他們的行動是暴力，無理地傷及無辜，但他們認為目前世界是處於戰爭狀態，他們的民族、社區正在受到威脅和迫害。作為受害人，他們採取的是自衛行為，故是合法的戰術，不算是暴力。既是在戰場上，就難以避免會傷及無辜了！

## 四、用「世界之敵」(Cosmic Enemies)來合理化其暴力行為。

美國政府反恐部門的研究報告顯示：上個世紀末九十年代以來，全球至少有40%的恐怖主義行動是針對美國公民或美國設施的。自從蘇聯解體以後，美國獨大，布殊總統又奉行單邊主義，在國際舞台上，不僅用經濟影響全球，在軍事上也沒有對手。面對世界上愈來愈懸殊的貧富差距，第三世界(多是回教國家)紛紛感到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地剝削。尤其是嚴謹的基要主義回教國家，常常感到美國透過經濟及政治影響，直接或間接地

向全世界灌輸其世俗文化，好像個人主義、煙、酒、毒品、淫穢電影及歌曲等，這些邪惡、不道德的價值觀念，正從美國滲入全球回教國家，不斷侵蝕殘害其下一代。他們不願計算美國人的任何好處，只想極力地將美國妖魔化(demonized)，致使所有人均以美國為大家共同的敵人。

## 五、用「宗教歷史」(Religious History)來合理化其暴力行為。

為了捍衛伊斯蘭世界的宗教、文化、民族、國家及領土等尊嚴，在回教的宗教歷史裡，記載了許多次軍事戰爭。他們盼望以伊斯蘭的價值觀念來重建其社會及人民，故不惜以流血作「聖戰」(Jihad)，這亦稱為「公義之戰」(Just-War Theory)。其中的表表者本拉登(Osama bin Laden)於一九八九年成立了蓋達組織(AI-Qaeda)，阿拉伯文的意思是「基地」，最初目標是把美國及其盟友趕出沙地阿拉伯，同時要替回教向基督徒和猶太人報復。現更認為美國人進軍阿富汗和伊拉克，是再三嚴重地侵犯了伊斯蘭民族的領土尊嚴，所以要發動「聖戰」。他們在旅遊區製造的爆炸，是特為針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入侵者及十字軍的支持者。

## 六、用「神學理論」(Theology - The Logic of God)來合理化其暴力行為。

推動這些暴力行動的人，多是敬虔的宗教領袖及大學教授。在政教合一的回教國家，宗教領袖往往也是真正的政治領袖，對普羅民眾具有非常的影響力；而大學教授則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產生鼓動作用。由於很多回教社區常感到被主流社會所孤立，當中回教年輕人的失業問題嚴重，對前途徬徨、婚姻焦慮、社會不公問題感到無助，所以很容易被激動而傾向財雄勢大、又宣傳高尚宗教及政治理想的恐怖組織。這些組織就趁機大量吸收年輕人參加其數週至數月的密集訓練，使他們思想轉變，利用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，號召他們以暴力犧牲，為信仰作烈士，也為國家民族鳴不平。好像倫敦七七爆炸的四位施襲者中，就至少有兩位是英國土生土長的回教青年。

\* \* \*

恐怖主義者以暴力向世界傳遞其憤怒。然而，仇恨從來不能化解仇恨，只會帶來惡性循環、難以治癒。就在美國布殊總統不斷向伊拉克、阿富汗遣兵調將的同時，筆者聽聞另有一群來自美國的基督徒，正沿著絲綢之路(The 35/45 Turkic Window回民之窗)向回教國家進發，他們不是去加入戰爭，而是去向所遇到的每一個回教徒認罪，分享基督的大愛，並懇求他們饒恕西方國家對回教徒的凌辱和傷害。從他們邁出的堅毅步伐，相信這是真誠化解冤仇的起步。✚

(作者為牧職神學院院長)